

名家描写精华

性情卷

之四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性情卷·之四

陈 静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责任编辑：言之
责任校对：钟辛

封面设计：邹本忠

ISBN7-5610-3468-7/1·365
全套定价（40册）：300.00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超度灵魂的人

就这样，他们很快跑出了城；紧连着城市的是广阔的田野，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地带。在一幢还完全是城市式样的房屋附近，有一个被废弃的、荒凉的小采石场。那两位先生到了这里便停了下来，这地方究竟是他们一开始就选中的目的地，还是因为他们已经跑得精疲力竭，不想再朝前走了，这就无从知道了。现在他们放开了K，K 默默地等待着；他们两人一边把戴着的大礼帽摘下来，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珠，一边环顾这个采石场。银色的月光洒满大地，纯洁、宁静，这是其他的光线所没有的。

关于下一项任务由谁来执行，他们两人又客气地谦让了一会——看来好像这两位先生在执行这共同的任务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分工——后来，其中的一个向K 走过来，脱下K 的上衣和背心，最后又脱下他的衬衫。K 不禁冷得直打哆嗦，这时，那位先生在K 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叫他放心。然后，那个人又仔细地把脱下的那些衣服折叠起来，好像这些衣服即使不是马上要穿的，以后也还要再穿。为了不让K 一动不动地呆站在夜晚冰冷的寒风中，那人抓住了K 的手臂，同他一起来来回回地走了一阵；而另一位则在观察这个采石场，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后来他找到了，便向他们招招手，那位先生就把K 带了过来。这个地方靠近峭壁，有一块断裂的石头孤零零地躺在那里。那两位先生把K 按倒在地球上，让他靠着那块石头，并把他的头枕在石头上。尽管他们两人费了很大的力气，尽管K 也显得心甘情愿、唯命是从，可

他那个姿势总是非常别扭，很不自然。因此，其中一位要求另一位稍等一会由他单独来安排K的躺卧姿势，但并不见比刚才好多少。最后，他们就听凭K躺在那里，这时他躺卧的姿势甚至一点都不如原来已经躺卧的姿势好。接着，其中一位先生便解开了大礼服，紧紧地围住背心的腰带上挂着刀鞘，他从鞘中拔出一把又长又薄、两面开刃的屠刀，高高举起，在月光下检查了一下刀锋。那种令人讨厌的礼让又开始重演了，这一个把手里拿着的刀在K的头上递给另一个，那一个又在K的头上把刀递还给这一个。K现在清楚地意识到，那把刀老在他的头上递过来又递过去，看来他有这个必要，应该把刀拿过来，自己往身上戳进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只是转过还可以自由活动的脖子，向周围望望。他完全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局面，他无法把要干的事从当局手中夺过来越俎代庖，这最后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他自己，因为他要做这事所需要的力气一点也不剩了。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上。好像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地出现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擦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意助人者？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了的论点又有人提了出来？当然，这样的论点肯定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法官究竟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高级法院又究竟在哪里？他张开手指，举起双手。

但是，其中一位先生的双手已经扼住K的咽喉，另外一个便把屠刀深深地戳进K的心脏，而且还在里面转了两转。K

那渐渐失神的眼睛仍能看到那两位先生很近的站在他的面前；他们脸颊贴着脸颊，在观看着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K说，好像他人虽然死了，而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

我开始讲到了刽子手。刽子手的特性，在胚胎状态上，几乎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有的。不过，人的兽性的发展却不是一样的。假如兽性在某一个人身上的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那么这样的人当然会变成一个可怕而胡作非为的家伙。刽子手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另一种是被迫的，有义务在身的。自愿的刽子手当然在各方面都比被迫的刽子手下贱，然而，老百姓却蔑视后者，蔑视到了极点，简直到了本能而厌恶的程度，险些有了一种神秘的恐怖感。这种对一种刽子手几乎怀有迷信的恐怖感，而对另一种刽子手则漠不关心，几乎加以赞许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有时会有一些异常奇怪的事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甚至是一些善良而诚实的人，甚至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然而，譬如说，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地容容，如果受刑的人在桦树条抽打下不喊叫、不讨饶、不求宽恕的话。受刑的人一定得大叫大喊，一定得哀求宽恕。照例是这样的；这样做被认为是合乎礼貌的，而且是必要的，而受刑的人如果有一次不愿意喊叫，那么我所认识的那个掌刑者，虽说他在其他方面也许会被认为是个善良的人，甚至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起初，他本来打算轻轻地惩罚一下，但是由于没有听到通常有的那套“大人呀，我的亲爹呀，饶了我吧，让我一辈子为您祈祷吧”等等的喊叫，他便暴跳如雷，又多抽了五十下桦树条，为的是希望听到喊叫和哀告——临末了终于听到了。“这不行，这家

伙太粗暴无礼了”，他非常严肃地这样回答我。至于说到那个被迫的、有义务在身的、真正的刽子手，那么众所周知，他只是个被判了刑的流放犯，不过被留下来充当了刽子手而已；他开头跟着别的刽子手学习，从他那里学成以后，便永远留在监狱里，在那里受到特殊的待遇，住在单独的房间里，甚至有自己的生活用品，但是几乎永远处于警卫的押解之下。当然，活人不是机器；刽子手打人，虽就是职责所在，但有时也会感到极度不安，尽管他从打人中也不无快乐，但他和受害者个人之间几乎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的。打人手法之敏捷、本行业务之熟练、在自己伙伴和公众之前一显身手的渴望，这一切都在挑起他的虚荣心。他为了提高打人的艺术而忙忙碌碌。此外，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被大家所唾弃的人，也知道有一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恐惧感无所不在地伴随着他，无法担保这一切对他不会产生影响，不会使他更加狂暴、更加兽性大发。甚至连孩子们也知道，他是一个连“亲爹亲娘也不认”的人。事情就是这样怪，我见到过许多刽子手，他们都是些智力发达的人，有见解，有头脑，有异乎寻常的自尊心，甚至有点傲气。他们身上的这种傲慢表现是不是为了回击大家对他的蔑视而有了发展；这种傲慢表现是不是因为意识到他们给受害者带来了恐怖，并感到自己对受害者拥有主宰之权而得到了增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兴许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出现在刑场上公众面前时那种隆重的仪式和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对他们身上某种高傲自大的情绪有所助长吧。

他们有钱，他们吃得很好，还常常喝酒。他们的钱是受贿得来的。一个被控告的民事犯经法庭判决得受体刑，总要预先拿出点什么孝敬刽子手，哪怕最后的一文钱。但是对有

些人，对有钱的被告，他们就亲自收费，按照囚犯可能有的资财来给他们规定数目，有时索取三十卢布，而有时甚至更多一些。对一些非常有钱的犯人们，彼此甚至讨价得挺厉害；当然，刽子手不能打得太轻；他得拿自己的脊背负责。但是，为了得到一定数目的贿赂，他答应受害者将不往死里打。囚犯们几乎永远会同意他提出的数目；如果不同意，他真会对受害人惨无人道地用刑，这是完全有权做到的。有时，他甚至向穷得够呛的待审犯勒索一大笔款子；犯人的亲属跪下来同他讲价钱，向他低声下气地打躬作揖，假使不满足他的要求，那就非倒霉不可。在这种情况下，由他引起的那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恐怖感，就对他帮了大忙。关于刽子手，人们什么稀奇古怪的话没说过啊！不过，囚犯们曾亲自向我断言，刽子手能够一棍子打死人。然而，首先，这在什么时候试验过呢？不过，也许是可能的吧。关于这一点，人们说得太肯定了。刽子手自己也对我保证过，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们也对我说过，他可以狠命地一棍子打在罪犯的脊背上，但在打过之后连最微小的伤痕都没有，罪犯也不会感到一点点痛楚。然而，关于所有这些鬼把戏和恶毒的手段，人们知道得已经太多了。即便刽子手受贿，答应轻轻地用刑，但是头一棍总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狠命地打下去的。这甚至已成了他们之间的惯例。接着而来的几棍他可以轻打，如果预先给他付过钱的话，就尤其打得轻。但是头一棍，不管给没给他钱，他是狠打如仪。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是让受害人养成进一步挨打的习惯，因为按估计，在挨过一重棍之后，轻棍就显得不那么痛苦了，或者干脆在受害者面前摆摆架子，给他个下马威，头一棍就把他打得晕头转向，

也好让他明白他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总而言之，是为了显显自己的威风。无论如何，刽子手在用刑前总是觉得自己的精神处于兴奋状态，感到自己有力量，意识到自己是大权在握的人；此时此刻，他是一名演员；观众又惊又奇又恐惧地看着他。当然，他在打头一棍前总不无高兴地向自己的受害者高喊一声：“忍着点，我要重重地打啦！”——这是在这种场合通常要说的两句劫数难逃的话。难以想象能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什么地步。

〔俄〕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火光越烧越亮。人圈子中央，临时砌了个高高的锅台，架着一口大铁锅。锅口太高，看不见，只听见里面沸腾着，有咕咕唧唧的声音，腾腾热气，冲得屋梁上的蝙蝠四处乱窜。大人们都知道，那里煮了一头猪，还有冤家的一具尸体，都切成一块块，混成一锅。由一个汉子走上粗重的梯架，抄起长过扁担的大竹竿，往看不见的锅口里去戳，戳到什么就是什么，再分发给男女老幼。人人都无须知道吃的是什么，都得吃。不吃的話，就会有人把你架到铁锅前跪下，用竹竿戳你的嘴。

劈柴和松膏烧得叭叭作响，灶口的火气一浪浪袭来，把前排人的胯裆都烤熟了，不由自主往后挪。油浸浸的长竹竿，映着火色，亮亮的。不时带出一点汁水来，也很亮，像零星落下一些火珠，落在暗处。一个赤着上身的大汉站起来，发疯般的大叫一声：“怕死的走开！老子一个人……”又被几双手拉扯下去了，每块白布下面都有一双眼睛，每双眼睛里都有火光在动。你最好不要看四壁和屋顶，不然你会发现那些比真人扩大了几倍乃至十几倍的人影，一下被拉长了，一

下又压瘪了，忽大忽小，轮廓随时扭曲成各种形状。

“德龙家的，过来！”

听到丙崽娘的名字了。她哭得泪眼模糊的，还在连连拍膝。

“吾不要哇……”

“碗拿过来。”

“吃命哇……”

“丙崽，你吃。”

丙崽咬着开裆裤的背带，很不耐烦地被推到前面。他抓起一块什么肺，放到口中嚼了嚼，大概觉得味道不好，翻了个白眼，忧心忡忡地朝母亲怀里跑去了。

“你要吃。”有人叫他。

“你要吃！”很多人叫他。

一位老人，对他伸出寸多长的指甲，响亮地咳了一声，激动地教诲：“同仇敌忾，生死相托，既是鸡头寨的儿孙，岂有不吃之理？”

“吃！”掌竹钎的那位，冲着他把碗递过去。于是，屋顶上有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手影。

韩少功《爸爸爸》

离世梦

绥惠略夫不再深究了，离死亡有怎样的近和得救的希望又怎样的微；他单是想，他能否做到他的伟大的计划。这计划，便是他挟了很多的憎和爱，规划出来的。他记起一个漂亮的军官，从鞘里拔出刀来，几乎要劈，他记起一个威严的

老绅士，伸出他散步的手杖，想拦住他，他记起了各种别的事而且因为愤怒与轻蔑，全身都发抖了。他早没有生路了。他自己知道，他到了尽头了，其时那些人们便只要活在安闲中，静候着日报的记事里，登出他这徐徐的死日来。

时候过去了，他心脏的痉挛的鼓动渐渐和缓下来，胸间停止了喘鸣，拗掇的两手也在疲劳里自行松散了。这仿佛是，他将一样东西紧张到了绝顶，忽而断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正是这样的一时弛懈，像一条绷断的弦。他忽然安静了，这沉重的寂灭的安静，只有人已经有绞索套在颈上，早不是神力或人力所能救得的时候，才会到来。他是完全的无关心了，倘使追捕的人在这一刻里欢呼着直闯过来，他一定不会做出什么反抗了。

他的身体衰弱了。白的烟雾绕着他升腾起来，包住他仿佛一件尸衣，给他隔开了全世界。轻微的铃声在他耳朵里响，他只还有一个心愿合了眼，连头都浸在黑暗、寂静、不动的中间。

“我睡不得！”他自己说，但那沉沉的烟雾，莫可抵御的拥住了他的脑，一切便都从他意识上消去了，这期间他时时睁着眼睛入了几小时的睡。

他也时时觉转来，记起一切的事，发抖，锋利地看了周围，于是又假寐。其时他也觉得，那潮土的湿味，怎样的冰进他的身中。

紧接他眼前，盘着蔷薇式雕饰的蜿蜒的花样；这使他苦恼至于非常。他也不好几次看得分明，知道这不过是碎白石的一块，还能显出怎样的一个植物的花纹。但这植物又被烟霭包笼；他便生长起来，浮动起来，成了怖人的形象，忽而长，

忽而阔，或者又散成一个阴森的人头的形迹来。

.....

绥惠略夫似乎遇到可怕的一击，睡醒了。有一样非常的事出现了：他瞬息间全不明白，他在哪里，他是如何；狂热的大欢喜的侵袭，主宰了他，他的心仿佛是一个容易破碎的，脆的玻璃的器皿了。

他记起一个强烈的幻景来。这是幻觉呢，是半已遗忘的记忆，还是他的错乱的脑做了梦呢？.....

“这是什么？我见了什么了？”他愕然的自己问。

“是可怖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这东西，是全生命都从此开端，像滴水之在大海似的.....那只是什么呢？.....我应该记忆.....应该记忆.....”

他脑上似乎罩上了一张铁幕。那后面还闪着未曾见过的光明，响着声音。又有许多面貌的模糊的轮廓，是可以识得的，但总不能唤回记忆来而且只使他难堪的苦恼。

他做了梦，梦见他爬上壁立的悬崖去，是一个被迫的，雾落的，渺小的男人。人的大群像乌黑的怒涛的涛头一般紧逼上来，要捉住他，撕碎他，向他伸出万千的手，抓住他的脚、他的衣裙，剥下他的衣服；然而他却愈爬愈高远了。他们都留在一直底下，不很看得分明了，独有他立在眩人的高处，天风吹绕着他的头。再高，在山崖的绝顶，他看见两个黑色的形象，凝视着全世界，独在不可测的青空。他觉得，在他们这里便藏着他全生涯的谜，而且他也一切便要明白和理解了：他为什么要爬到这可怕的寂寞的高处来，为什么那黑色的波涛，准备着，为要毁灭了他，这样愤怒地追赶。这形象远远地如在梦中，但他生长起来接近起来了。绥惠略夫用了惊人

的速率飞向他们。大秘密的接近，这于他便要揭开，他的心充满了无量的狂喜了。

“人说，人当失掉了他的理解力之先，他就感着这无可比方的大安乐，我知道的！”绥惠略夫想，而且感到，一切都是梦。但他不能离开这梦，他使了超人的努力，要把住他，要循他的涯际；峥嵘的耸在高处的山崖，远远的黄金色的太阳，沉在深渊里的无际的远方，浮在烟霭中的、远处的金闪闪的都市的景色，远海的青苍，还有两个可怖的形象下临着全世界。

一个是寂寞的立着，两手叉在胸前，骨出的手指抓在皮肉中间，晴空的风搅着他蓬飞的头发。眼是合的，嘴唇是紧闭的，但在他精妙的颓败的筋肉线上，现出逾量的狂喜来，而那细瘦的埋在胸中的指头发着抖。他只是一条弦，周围的空气都在这上面发了颤，因为精魂的可怖的紧张而震动了。

在半坏的平坦处的边上，躺着别的一个形象：丰腴、裸露而且淫纵的，在坚硬的石上帖着伊华美的身躯，一个隆起的、精赤的、无耻的身躯挺着情趣的胸脯，悬空的呼吸，忍了笑腕转伊玫瑰色的身体，在玫瑰的双膝全不含羞的张在石上的，白的圆的两腿之间，大风吹拂着纤毛。伊的两手紧握了崖边；伊的一直底下日光下的晃耀的平野。

“我是世界的恶！”在紧张的寂静中，伊的声音说，——“是生命的诱惑，是在黑暗的恐怖的欢娱中的地，是将永久的苦恼付给一切生物的恶！你成了人了，神的精神呵！我看见你的思想，而且看见你在将来里，见到多少苦闷和比死还苦的无谓的努力呵！你苦恼着！……而且人们要将你钉上十字架去，因为我比你更其美，更其明白。在这一瞬间，全世界

没有留意中，可要揭晓了：我是世界的恶！你想要成人，为的是要用了他们的话和他们说……我的成人，就因为要对你战争。和他们说去罢，但我总要将他们引到我这里来，教他们昏迷在我这两膝的摇篮上，而且将你，你这奇特的、不明白的禁欲家，送到死亡里去！……在这一瞬间是我们两个都能死的……推我下去！灭了世界的恶，你做去罢，因为你这将来，是为了救世，你要独自统治世界的……推我下去罢！”

那裸体毫无愧色的移到深渊的旁边。黑发直垂的挂下峭壁去，两手离了崖边，又垂下一条玫瑰色的腿，圆的胸脯下临着天地，软软的动摇。全体都因为兴奋发了抖，只等候开首的一推，便沉没在埋伏的深处。

“推我下去！你就独自留着了！推我下去！你就永远幸福了！你这来，这为了救世的！……你踌躇什么呢？看哪——我下去了！”

孤寂者的嘴唇忽然动弹了，帖在唇上的短须颤抖着，他又睁开了眼睛。

两眼是冷静明亮而且眺着远方，似乎这透彻的眼光通过了虚空和永久。

“世界的一切幸福和一切欢乐我以为都不是有罪的行为！在我这里恶不能得胜！离开我罢，恶魔！”

悬崖间的小男人的灵魂被恐怖抓住了，他用了绝望和愤怒和苦痛的咆哮，大叫起来，伸了孱弱的手：

“你错了……错了……错了……”

他想要到他那里，想要消灭他那不祥的言辞，尽了全力向他喊。但这可怜的人声只是徒然的灭在空中，达不到绝顶。孱弱的人手滑下石壁来。他用了超人的努力，想要支持住，然

而岩石是冰冷、不动而且坚固，于是这渺小的张开四肢的身体转着圆圈直坠向深渊里……可怕的“死”的恐怖，烧着他的精神。绥惠略夫醒了。

“我见了什么？……是死么？……不是么？……我就要死或者就要发狂么？……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他仿佛觉得，只要一些努力，用了最后的挣扎，他便一切都知道了。不确实的言语在他的脑里回旋。这言语长成起来、接近起来、分明起来了……他的全灵魂紧张起来……然而忽然一切都消失了。

绥惠略夫苍白而且惊惧，用那发抖的萎靡的腿站立起来，两手扶着墙壁。

“我要发狂了……我支持不住了！”他想，含着失败的微笑；又大声说，用了异常凄厉的声音：

“如果已经到了尽头呵！”

一声响震动了空房的四壁，绥惠略夫清醒了。

掉下的手枪，从地面上又捏在他摸索的手里。

冰冷的钢的接触，使他爽神，他震惊了，聚起所有的力量，展伸了全身。依然是挺拔、沉着而且冷静。

“我应该去了！”……绞架，发狂，或生活，这是否一样的事！或迟或早……”

他疲倦的回顾，将手枪塞在衣袋中间，跨下那模糊的白石的阶级去。

他已经走到门口，望见街上灯火的红光了，他突然立定，掏出手枪来。在出口处，挡了他的路，站着个长的黑影。在黑暗中，那按着胸膛的两手、纷乱的头发和苍白的脸，全都看不分明，只是祈求似的向他。